

桃源夢



桃源夢上冊目錄

第一回	失琴澳總兵受騙	修鐵道報三立功
第二回	余太太雌威鎮中外	吉觀察仗義知音
第三回	敗官興首卜桃源居	廣教育合辦大學校
第四回	重財命聯翩來樂土	開盛筵厚意會羣賢
第五回	犯警章道台受辱	立公會總督值年
第六回	教子有方範瀛問鬼	惜花無意少璉逞威
第七回	蝴蝶會幼軻逞才	雅觀樓喜奎弄色
第八回	董學禮病飲美人溺	韋尹明詭問總角交
第九回	連環計巧擒向淑痕	姊妹花鍾情黎俊義
第十回	敦誼會妙詞助歡迎	蒲子榮利心尋快婿
第十一回	鬧風潮親王變親狗	談往事巡撫是巡丁
第十二回	浪遊人蓬轉離琴澳	風流案重疊出宦家

時事
小說

桃源夢上冊

燕齊倦遊客撰

第一回 失琴澳總兵受騙 修鐵道報三立功

話說山東半島的東南角上。有一個海港。叫作琴澳港。港的東南角。就是出海的口子。這口子不過二里多寬。裏面的海面却是不小。要是練起海軍來。只怕屯上幾十個兵艦。也是容得開的。港的西南二面。都是高山綿亘。東邊雖然也有高山。却不甚連綿。除山以外。平地也不少。然而多半被山包圍。港的北部。都是平坦地。但這塊平坦地。都由小山小谷組織而成的。不過把那高山比起來。就要是平地了。要比天津上海的地勢。可要算是高坡。這塊平地很廣。東西約長六七里。南北約長十二三里。靠海最近之處。叫作琴島。琴島的北部叫作大抱島。大抱島迤北叫作小抱島。總稱都叫琴島。因為這塊平地的西南兩面叫海包住。所以小抱島的西面也靠海。上下輪船的大碼頭。就在那裏。這琴澳港的大概形勢。今已交代明白。不用再嘆舌了。看官。你道這琴澳港是個什麼地方呢。原來是極有名的通商口岸。由琴澳港西往濟南府。不過九百里路。坐火車一天就能達到。南往上海。不過坐三十六點鐘的輪船。北往烟台天津。俱很方便。大連灣海參威香港也常有輪船來往。交通既然這麼方便。那商務的繁盛。也就可想而知。其中奇奇怪怪的事。着實有些可敘的呢。在下敘到這裏。有人問道。你絮叨了這麼半天。到底這個地方那一處所管哪。在下答道。你別着急。聽我慢慢的道來。原來這個地方是我們山東省一個海

第一回 失琴澳總兵受騙 修鐵道報三立功

二

港。舊歸膠州所管。本來是屬中國的。咳。現在却換過主人哩。因為前清光緒二十三年。山東曹州府的鄉民。不知怎的傷害了兩個某國教士。某國就借此爲由。派兵船來把這個地方佔據。就和山東撫台先訂了一個草約。然後知照總理衙門。把這個地方租給某國九十九年。從此我們好好的。一個海港。送給人家作爲教士賠償費了。聽說當初佔據的時候。那個地方原有一位總兵鎮守着。這位總兵姓莊。是個老軍務。雖沒有和楊廷昭一般的東轡西馳。南征北討。馬不停蹄。却也曾跟隨肅毅伯在山東打過捻子。由行伍升至總兵。還加上提督銜。總稱是百戰餘生的福將了。當捻匪平定以後。他就鎮守這個地方。雖有海盜出沒無常。都是些小醜。抓幾個殺殺。足可了事。不待校練士卒。審查器械。已見軍威大張。所以莊總兵坐鎮多年。一向是太平無事的。有一天莊總兵正在衙門和姨太太敘家常。姨太太道。老爺。你我在這個荒島。已經多年。雖說承你情。因爲有我在身邊。不願接了太來。但是一個荒島。也沒什麼可戀的。不如想個法子調個好缺。叫我這署任太太也好出出風頭哇。前兒你不說京中唱戲的一個孫子。還作那麼一鎮的好缺嗎。怎麼你還不如他。莊總兵笑道。說話容易辦事難。你知道什麼。此地雖是荒僻些。喜的山高皇帝遠。別的不用說。就是這船家漁戶。每年也有點子出息。將就幾年。回家置點產業。使子孫有吃有喝。不要像我年輕時候。遊手好閒。沒法子入了營務。九死一生。掙出這功名來吃飯。也就够了。還想什麼好缺。前兒少爺寫信來勸我。我也是這樣寫回信給他。今兒你又來荒島荒島的荒個不了。正經對你說罷。我雖比不上唱戲的後代。那麼有門路。然而對你的工夫不荒就完了。姨太太聽了。笑罵道。我把你這老

沒正經的。真難爲你說出口來。要叫老媽子聽見。成什麼樣子。剛剛說到此處。忽聽門房周升隔窗稟道。有一個洋人求見。莊總兵聽說。好生詫異。忙推開姨太太。叫道。請一面正齊衣冠。自言自語道。怎麼這地方跑出鬼子來了。說着來到客廳。只見這來的洋人。頭帶平頂圓帽。帽後還有兩根飄帶。身上的衣褲像是連在一起的。胸前兩行銅鈕扣。兩袖上一邊也是一行。圍着頸的。好像是一塊四方大手巾。和抗柳一樣。前面可缺一塊。並且上衣也在此處少一塊。連肉都露出來了。心中暗道。我見過的洋人。也有四五個。從沒有這樣打扮的。正想時。祇見這人已把右手往耳上一攔。口中說道。孤忝按耳根。莊總兵知道。這總該是洋禮了。也就拱手答禮。把他請在客位。只聽這人說道。我是我們兵船上差來的武官。和你們有事商量。想你們必定給我光榮。允許我們的請求。使我們不失盼望。莊總兵見這洋人的打扮。已是狼覺奇怪。及至聽他說話。確是中國話。口音又不甚清楚。腔調也不像。每到一句話的末尾。聲音格外高些。心上更加狐疑。暗想日本高麗與中國文字相同。會說中國話的。實在不少。這個人不是日本人。便是高麗人了。怎麼又眼綠鼻高。鬚毛都是黃的。和英國人一樣呢。於是問道。閣下貴國有何見教。這洋人答道。敝國是歐洲新起來一個大國。難道你們還不知道嗎。祇因我們船上的兵。從敝國到此。通同沒有操練過。聞聽得此地有一校場。很寬大。所以我們船長有這個盼望。要借你們的校場。練練我們的兵。況且敝國和貴國是要好的。所以我們曉得你們一定很願意。莊總兵想了一想。答道。校場却有。但是我們的兵。時常操練。並且我們撫台大人不久要來閱操。我們的兵。越發比平常操練得緊些。因此就不得空閒。不然。把校場

第一回 失率澳總兵受騙 修鐵道報三立功

四

奉借也沒甚麼要緊呵。這洋人答道。我們借地操兵時候很短。並不會耽誤你們的事情。我狠盼望你們允許我們的請求。我們狠感激。莊總兵道。別的事都可通融。借地一節。實因撫台大人就要來了。不能違命。倘若兄弟。借給閣下。使我們的兵不能趕緊操練。預備校閱。將來撫台大人怪下來。連閣下也怕吃不住。洋人見總兵不肯。只得笑着走了。莊總兵回到書房。和幾位師爺談論此事。幾位老夫子一齊怪道。怎麼洋鬼子單單的看上我們這塊校場了。內中有一位師爺姓石名士傳。字可徵。素稱飽學。平日架子很大。狠會拿腔作勢。這個當口。就由煙鋪上坐起來。手扶着鴉片烟槍。插口對莊總兵說道。據晚生看來。東翁威化遠被。帷幄有人。夷狄特來觀風。也是有的。不然。可真是他們怎麼單看中了此處的校場了。然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東翁以撫台閱操拒之。已奪其氣矣。這一番七嘴八舌。說得莊總兵一心無牽掛。自料也沒甚麼事情啦。不料到了次日一早。門房又來回說。昨天來的洋人。又帶着一位來求見。莊總兵詫道。這鬼子怎麼如此的不知趣。還在這裏胡纏。因對門房說道。你對他說。我今天不見客。請他去罷。那門房客應着去了半晌。又回來稟道。兩個洋人說一定要見。莊總兵罵道。糊塗東西。你不會對他說。我今天不見客嗎。門房回道。周升原是照老爺的話告他說的。但是那洋人說有緊要事。非見不可。若不見。他是一定不能去的。莊總兵眉頭一縐。帶着不高興的架子說道。請罷。看他有何本領。我不借。就不借。過了一會子方踱到客廳來。見面禮就和昨天一樣。不必細表。及至分賓主坐下。莊總兵就開口道。昨天所說的全是實話。今天又來。難道還有信不過的地方嗎。只見昨天來的那個小武官。和同來的那個人。彼此唧唧咕

哈一回。就對莊總兵說道。今天同來的這位。就是我們的船長。昨天你們所說的話。全是真情。他也不知道。但是我們受了敵國皇帝的強迫。不得不如此。所以無論如何。是非借不可。莊總兵答道。你們受了皇帝的強迫。難道我們的撫台大人就不閱兵不成。這事是不成功的。那武官又和那洋人彼此搗了一回鬼。就換過一副嚴厲面孔。對莊總兵說道。借也要借。不借也要借。你們可知道我們所來的船。共有十二個。都是裝着大炮。你們若不借。我們就要對着岸上開炮了。那時候動起手來。只怕你們巡撫也有點吃不住。莊總兵聽了。不覺心中亂跳起來。自揣道。外國火炮。狠是利害。那年火燒圓明園。只消幾隻兵船。就打到北京。趕走了皇上。前年和日本打仗。那劉峴帥。宋祝帥。都是有名上將。也沒有得過勝。今兒輪到我的頭上。何苦拿命來惹氣。不如借他一用。想他們不能連校場都帶走。因含笑答道。不是哇。我從前以為閣下要操兵。隨便在那處都可。所以纔和閣下說個玩話。如今既然非在敵處不行。那麼就奉借一用。也不要緊。閣下千萬不要動氣。請問貴隊幾時降臨。敵處也好預備預備。那小武官聽了這話。纔轉臉來答道。我們立刻就來。你們也沒什麼可預備的。就此先行告辭。說罷。行禮出門。回船去了。莊總兵到此時。心中雖有點不高興。轉而一想。索性借他們一用。將他們對付走了。免得以後胡纏。倒也是省事的法子。於是傳下令來。撥些兵丁。在校場伺候。衆兵丁知道總兵大人要看洋操。也都歡天喜地。來到校場。伺候外人操兵。一煞時。莊總兵到了。只見上岸的洋兵一隊一隊的走到校場當中。領頭的那個洋人。忽然離開隊伍。前走不到十幾步遠。橫朝着隊伍站住脚。口中喊一聲。那些洋兵。的脚便使勁往地上一拍。都站的穩穩當

第一回 失聲澳總兵受騙 修鐵道報三立功

★

營目不轉瞬。連衣帶鈕扣都齊如一線。那人再喊一聲。那些洋兵又金轉過臉來。那人又喊。那隊伍又變。只要偏一嚜。那些兵就另換個樣子。奇離古怪。鬼沒神出。比什麼長蛇陣咧。好看的狠。莊總兵看得高興。不禁贊道。真好。話猶未了。只聽一聲哨。啊。隨着就一片崩。天陷地的聲音。那洋兵如同打了敗仗一般紛紛四散。轉眼間連一個也都沒有了。莊總兵驚道。這是作什麼。鬧鬼。鬧鬼。看看在校場伺候的部下。也都發怔。正在詫異時。聽得遠遠人聲鼎沸。起來跟着就見四下裏的人亂跑如飛。口中喊道。鬼子殺來了。快跑呀。快跑呀。莊總兵心知有變。急忙往衙門奔來。那時候的兵聽見鬼子殺來。誰不爭先逃跑。那管什麼大人小人的。莊總兵奔到離衙門不遠。只見一些洋兵持鎗。磨刀。抓他的兵士。那些圓人沒命的亂闖。洋兵就排鎗連不斷的亂射。又見衙門口架着大炮。炮口朝裏。炮後站着一夥洋兵。亂烘烘彷彿救火似的。莊總兵這一急。真非同小可。可巧劈面遇見兩次過訪的那個小武官。就大聲喝道。你們這些鬼子。真正豈有此理。我好心叫你們上岸操兵。怎麼這樣橫行起來了。混帳王八蛋。罵個不休。忽聽得有人在旁連哭帶喊。叫道。老爺呀。到底是怎樣一回事。這可怎麼了呀。莊總兵一看。正是那心愛的姨太太。頭也未梳。臉也未洗。還散着一隻袴脚。忙問道。你怎麼這樣跑出來。姨太太哭道。我正睡覺。洋兵忽然佔了我們的衙門。把我掙出來。你怎麼倒問起我來了。莊總兵聽說更氣的發昏。罵那小武官道。你們欺我太甚。真乃禽獸不如。那武官攔道。現在不必說別的啦。請到船上。與我們船長說語去。我們如今再不會有別的了。莊總兵連道。好好。就去。去。去。那武官喚過兩個兵來。唧咕了一回。這兩個兵就帶着莊總兵和姨

太太往前走。走到海邊。看見一個汽船。停在那裏。彷彿是早預備下的。這兩個兵等莊總兵和姨太太上去。隨後也跟上來。開了一個寬大的房間。作手勢請他們進去。莊總兵和姨太太剛進房門。兩個兵就緊立在門口。像是監守一般。莊總兵忙問道。快叫你們船長來。我與他講理。這兩兵聽了。一回搖頭。一回笑。莊總兵氣得無法。立刻要上岸去。那知兩個兵舉手擋着不放。莊總兵急得眼似鈴鐺。拍棹跳脚的大罵道。你們要把我到底怎樣。叫我死也明白。只他媽的這麼着。是搞什麼烏鬼。正罵着。只見幾個洋兵領着幾位師爺。也都來到房裏。後面還有周媽趙媽兩個女僕。披頭散髮的不成樣子。還有一個洋兵抓着周升的辮子。連着這兩個老媽。帶往別的房門去了。莊總兵問衆師爺道。你們來可作什麼。師爺答道。晚生們正在那裏料埋公文。這幾個洋兵忽地逼我們上船。街市衙署。已鬧的不成樣子。不知何以致此。莊總兵聽說跌脚道。這可哼死我了。索性等我去問他們。走到門口。那些洋兵從外邊把門一關。推也推不動。莊總兵無法。吁喘的一屁股坐下。嘆口氣道。我在此多年。不想如此容易。就把他送掉了。姨太太忙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呀。莊總兵嘆道。他們借地操兵。順手把這島佔據了。把我也騙來看守着。你們還作夢呢。衆人聽了。也有咳嗽聲的。也有歎氣的。滿房裏的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得主意。忽然覺着船身搖幌。看窗外的青山綠水。俱活動起來。知道船已開行。莊總兵使勁咳了一聲道。這可完了。這時門忽然大啓。門外推着好些箱籠家具。兩個把門的兵。對莊總兵指手畫脚了一回。又叫別的兵運那些東西。放在別處去。將門依舊關上。莊總兵知道是洋兵佔了衙門。把裏面的東西送上船來了。但是這時候。那有心去管他。因此

第一回 失琴澳總兵受騙 修鐵道報三立功

八

衆位師爺也就不便前去認認這是誰的那是誰的了。並且跟東家的姨太太同處一室。着實有點侷促不安。看莊總兵只管嘆氣捶膝。又不好亂開口。還是石師爺到底與別人不同。打了一個呵欠。陪笑對莊總兵說道。我秋生心本無所由。此次變起。實非尋常。勸東翁到岸後。速作西山豹隱。留身後用。固不必以獲福爲憂。若不然。恐人於省中照拂。設詞榮選。巧脫此難。使晚生輩仍可朝夕叨教。則尤不幸中之大幸。東翁其有意乎。說罷在袋裏摸過煙炮。往嘴裏一投。莊總兵正沒好氣。聽罷這句文縐縐的談話。不覺勃然大怒。喝罵道。我把你們這些混帳糊塗東西。平日裏仗着念過幾句書。謊得幾句文。滿臉的天官賜福。却是一肚子的男盜女娼。說起話來。就這麼旁徵遠引。不是迂談。便是廢話。動起筆來。更是隔牆論事。由着自己私意。胡噴亂放。全不管事理的真是真非。卽如這回事。我本是個粗人。看不出事來。怎麼你們博古通今的人。當我和你們商量的時候。也竟不能預先設個法子。使我防備防備。難道只會舐東家的屁股不成嗎。這會子又勸我逃跑。又勸我鑽門子。事情還不知究竟怎樣呢。倒把自己的地步又預備好了。你看我百戰沙場死裏逃生的人。還怕這類頭離頸子嗎。只是你們也跑不了。說罷還哼了兩聲。那時候石師爺剛把煙炮用。唾沫往喉門擠送。一見東家翻臉連忙把煙炮直咽下去。答道。東翁的話實在不錯。無行的文人自古有之。豈獨今日。但晚生却不是這樣的人。總兵聽了。點點頭。哼着鼻子說道。我看不見得能。說完把身子轉過一邊去了。石師爺便不敢再說。沒說話的那幾位師爺。看見勢子不對。連屁都不敢放了。還是姨太太好。怕衆師爺太難爲情。就仗着膽子說道。老爺不要氣壞了身子。常言說的好。天

場壓衆人難道這回事還是衆位師老爺知而不言嗎不過是老爺在氣頭上說話也就顧不得許多的了我看還是請師老爺一塊兒商議商議以後到底是怎樣呢究竟姨太太比師爺有面子莊總兵聽了這話駭道干不該萬不該是我不該容他們上岸操兵事已至此別的都不用說但願老夫子們恕我粗莽給我籌畫籌畫以後的事情怎樣處置纔好姨太太答道是呵如今還要仰仗衆位師老爺呀幾位師爺到這個當兒又不能不開口就另有一位說道洋兵哄我們上了船究竟要運往什麼地方去似乎須先問明然後再作計較莊總兵聽這話實在有理就站起來拍拍門外邊兵把門開了莊總兵對着他們指指船又立立脚作一個彷彿要下船的樣子如此連開了兩三遍那兵笑着點頭道吃弗莊總兵聽了一怔那兵又重復說了幾回莊總兵仍是不懂可巧剛纔說話的那位師爺明白過來了就對着洋兵笑着點頭道說你去罷隨着把手一揮那洋兵依舊把門關緊莊總兵轉身坐下問那師爺道老夫子知道他說的是什麼嗎師爺道洋兵說的想是芝罘二字因為中國地名他說不清楚所以只聽說吃弗吃弗的如此我們可不是往烟台去嗎莊總兵聽說不覺面上微微有點笑容對衆人道烟台朱觀察與我熟識到得那裏我們就有倚靠了大家先把心放下罷只是我們聚在一個房子裏極不舒服說不得請衆位老夫子將就些兄弟日後自有補報之處這時候船已出口離着勞山漸漸的遠了姨太太道可別起風起風我怕要暈船說着又笑道我這逃荒的樣子只怕師老爺要笑話哩莊總兵道逃難的時候還講什麼笑話不笑話可是你到怎樣跑出來的洋人難為你沒有姨太太道再也不要說起你早晨往前邊

第一回 失琴澳總兵受騙 修鐵道報三立功

十

去以後。我又睡着了。還是李媽將我推醒。說了不得。洋兵佔了我們的衙門。還不快走。我忙問他。老爺那裏去了。他說看洋操去了半天啦。我就催他快去找來。他又說。我是叫周二爺派個人去請的。那知周二爺被洋兵抓住不放。連趙媽也不見個影兒。我聽了。趕忙起來。剛出房門。就撞見五六個洋兵。和我拉扯口裏不知說些什麼混帳話。我急忙奪路而走。洋兵就把李媽逮去了。我也顧不得他。只管往前邊走。只見前後院都是洋兵。衙門裏的人被他們打的打。逮的逮。嚇的我連頭也不敢擡。竄出大門。又碰見杜門的好些洋兵。將我推推操操的趕出去。就遇見你在那裏和那個洋人發氣。我們要緊的東西。還不知他們一齊送來沒有。真真想不到的晦氣。莊總兵道。人口平安就得啦。還管什麼東西。只可憐老夫子也受此牽連。實在叫我心裏過不去。衆師爺也謙遜了一回。其實都是有苦說不出來的。可喜那洋兵雖然將他們監守着。但是飯菜茶點。並不缺乏。到了次日過午。覺着船要停住。往窗外一瞧。只見一帶青山橫面。嵐風迎人。知是到了。少時就有洋兵開門進來。招手叫他們出去。周升跟兩個女僕。俱已立在船面上。那些個亂七八糟的箱籠家具。也堆在一旁。打船的上層走下來一個洋人。像是這船爲首的。對莊總兵點點頭。樣子倒也恭敬。這個洋人就招呼衆洋兵七手八腳。送莊總兵一千人物上了小船。渡上岸去了。莊總兵到得岸上。叫周升押着東西。和兩個老媽子在後邊走。自己和姨太太師爺雇了小轎。先往道台衙門而來。朱道台接着。請入客廳。問道。軍門因何這等狼狽。莊總兵道。一言難盡。就把丟島的事情說了個詳細。臨完還請朱道台收留。替他想法子。朱道台忙安慰道。這洋兵如此目無中國。實在可惡。然而他竟敢

檀。審。我。們。的。地。方。想。必。奉。他。國。家。命。令。而。來。又。不。是。軍。門。招。惹。出。來。的。何。煩。過。於。憂。慮。就。請。住。在。敵。衙。看。上。峯。的。意。旨。如。何。自。然。要。替。軍。門。打。個。主。意。說。着。就。叫。人。喚。裏。面。一。個。女。僕。出。來。請。姨。太。太。裏。邊。去。坐。又。請。衆。位。師。爺。暫。住。書。房。單。與。莊。總。兵。收。拾。出。來。一。間。潔。淨。房。屋。莊。總。兵。至。此。心。中。感。激。的。萬。分。過。些。時。周。升。壓。着。東。西。跟。兩。個。老。媽。子。也。都。到。了。大。家。到。了。如。今。纔。各。把。心。放。下。安。安。頓。頓。的。去。歇。乏。單。說。莊。總。兵。是。有。事。在。懷。不。比。別。人。一。樣。晚。飯。時。就。探。聽。朱。道。台。的。口。氣。到。底。要。怎。樣。替。他。設。法。朱。道。台。問。道。軍。門。將。此。事。已。經。報。上。去。沒。有。莊。總。兵。愕。道。這。回。變。生。不。意。那。有。工。夫。上。報。呀。朱。道。台。道。這。就。好。了。省。裏。余。少。吳。觀。察。現。充。院。上。總。文。案。與。兄。弟。是。換。過。帖。的。軍。門。這。回。事。雖。不。比。戰。時。失。守。然。而。棄。職。的。罪。名。也。怕。擔。當。不。起。如。今。既。未。上。報。須。先。自。己。占。個。脚。步。就。請。軍。門。發。一。角。公。文。到。省。裏。只。要。說。如。何。拒。絕。洋。人。的。請。求。洋。人。不。允。忽。然。開。砲。打。起。來。又。如。何。開。仗。如。何。互。有。勝。負。如。何。寡。不。敵。衆。洋。兵。如。何。佔。據。了。地。方。軍。門。如。何。被。擒。纔。跑。到。這。裏。況。且。事。出。不。意。軍。門。也。不。得。工。夫。請。發。救。兵。這。層。也。把。他。敘。上。再。由。兄。弟。函。託。余。觀。察。在。中。丞。面。前。隨。機。順。便。替。使。點。勁。使。中。丞。深。信。不。疑。將。來。出。奏。自。然。有。個。過。護。軍。門。想。想。這。回。事。中。丞。也。要。擔。失。察。的。不。是。哇。倘。若。中。丞。有。意。與。軍。門。爲。難。起。來。把。實。情。托。出。那。豈。不。是。他。自。己。罪。上。加。罪。嗎。這。一。番。話。說。得。莊。總。兵。喜。笑。顏。開。對。朱。道。台。道。老。哥。爲。兄。弟。盡。心。籌。畫。兄。弟。死。不。忘。恩。但。是。余。觀。察。那。裏。雖。然。與。我。哥。是。至。交。倘。若。有。些。應。點。綴。的。地。方。就。請。我。哥。示。個。數。目。兄。弟。也。還。設。法。湊。辦。得。來。要。是。老。哥。不。肯。實。說。從。中。替。兄。弟。爲。難。那。可。不。是。老。哥。再。造。兄。弟。的。意。思。了。朱。道。台。聽。說。想。了。一。想。道。這。一。層。須。得。看。余。觀。

第一回 失琴澳總兵受賜 修鐵道報三立功

十二

察的回信風口。兄弟也知道軍門決不令兄弟從中爲難。就請軍門放心。這歷報上去罷。余觀察的信。兄弟今晚就可寫好。明天與公文齊發。於是又說些政海的近況。飯罷各自散去。莊總兵就邀齊各位師爺。照着朱道台說的話。作了公文。次日就與致余觀察的信。一起飛遞省中。不覺又過十數天。余觀察果有回信與朱道台。說中丞因擅與洋人訂約。租了琴澳港。京裏怪下來。得了罪。這項交涉。移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莊總兵的事。既有中丞出奏在先。洗刷乾淨。並且中丞獨受了罪名。上邊也沒深究。新任撫台玉中丞到任時。決不至舊事重提了。莊總兵聽了這個信。喜出望外。就在烟台某匯票號裏提出萬把銀子。交與朱道台點綴一切。自己獨身入京。營幹了一面。依舊得了某鎮的好缺。由煙台搬取姨太太和衆師爺上任去訖不提。如今該說琴澳港被佔後的情形了。原來琴澳港當莊總兵鎮守時。也有些商家住戶。只是不很繁盛。至於那鎮守的兵。本不足額。這也是舊營的通弊。不獨琴澳一鎮如此。就是所有的兵。雖有些見過仗的。可是無賴遊民也居其大半。使的軍器。不過是些火槍鋼叉。那有精利可用的。所以就與洋兵正式開仗。也是不中用。何況失琴澳港的時候。變起倉卒。也難怪他們被洋人追打擒拿。猶如貓兒捕鼠一般。洋人既佔據了琴澳港。訂安了條約。就由他們國裏派個駐港的提督督辦文武事宜。什麼輔政司咧。審判廳咧。巡捕房咧。一一都辦起來。琴島一帶的街市。都築起平坦馬路。那些要塞都派兵防守。中外商人。一天比一天多起來。船塢碼頭也都次第建設齊備。洋人一想。海道交通。雖然很方便。要是沒有鐵道交通。吸引內地貨物由此出口。商務雖好。究不能十分繁盛。況且由琴澳至濟南府的那條鐵路。

已經訂在條約。歸他們建築。沿路三十里以內的礦。通歸他們開採。那鐵路更是不能不修的。就開了一個鐵路局。派了總辦和工程師。專挑礦多的地方。定了路線。又設了一個學堂。造就畫圖匠。這時已是庚子年了。洋人因為修鐵道必得買民田。這件事必得找中國人幫忙纔好辦。於是總工程師就託各洋行替他找人。可巧禪臣洋行的買辦叮久高有個朋友。叫做吉報三。是浙江人。新近寫信來託他找事。那叮久高就寫信把吉報三叫來。薦給鐵路局去。報三在上海當過某洋行跑外的。會說英國話。很會巴結外國人。工程師見了。自然非常喜歡他。就帶着他一面測量。一面買地。一路向濟南進發。沿路上還隨着許多洋兵保護。修鐵道買地的價錢。比平常自然格外貴些。況且外國人不明白中國情形。所以格外要貴。報三因此就買得極其順手。中飽的實在不少。有時鄉民生怨。他便借着洋兵的勢力壓制。以為鄉下人是好欺負的。所以報三的膽子越來越大。到了過高密八十里路。遠的一個村莊。他簡直的定起官價來了。那知鄉民竟不能忍受。一時鳴鑼聚衆。拿刀的拿刀。動棒的動棒。其勢洶洶。大有義和團的架子。報三見勢頭不妙。跑到工程師跟前。說鄉民非常的可惡。不准我們修路。不願買給我們地。並且聚起衆來。要打我們。說着就指着前面道。你看那黑壓壓的一夥人。就是他們的先鋒隊。工程師聽見大驚。忙叫護兵架起礮來。對准那夥人。就要開放。也是老天睜眼。不忍這羣無辜的良民遭劫。可巧此處住着某國的一位教士。名喚威廉。正在那裏考察此地人情風俗。預備將來傳教的地步。忽聽鄉民聚衆。忙走來了。瞧只見洋兵架礮要放。他便大動慈心。將身子站在礮口大聲道。使不得。使不得。你們要打他們。請先打死我。他

他們鄉民是無知無識。難道我們也和他們一樣的見識嗎？況且中國鄉民素來老實，決不會無緣無故的鬧起來了。你們若是在此地鬧出亂子，後來應修的路還多着哩。難道都用炮打去不成嗎？工程師聽此話有理，又因他是本國的教士，就請他去問問鄉民，究竟爲什麼要動武。威教士原會說很好的中國話，就走到鄉民跟前大聲說道：你們不要亂，有話儘管向我說。沒有不可商量的事情呵。衆鄉民也素來認識威教士的，就推出兩個爲首的說道：我們鄉下人，全靠着這點子地來吃飯，你們修鐵路要買我們的，我們又不能不買。你想好好的地，切開買去一段，我們願意嗎？再者你們前在別處買地，價錢是可以商量的，如今忽然硬給官價，壓逼着非此不可。你們家中也有妻兒老小，要是有人硬杜住他們，喚子眼，讓你們沒路走，我想你們也是一樣的，不甘心的。威教士忙道：這個容易辦，你們告知我要什麼價錢，我去和他們講，你們切莫胡鬧。胡鬧可是自找虧吃。鄉民道：威教士是聖明不過的，只是我們誰不愛惜性命，逼到沒法子，可就只有這一着了。就煩你對他們說去，給官價是一定不成。我們在此聽信罷。威教士回過來說了一番，工程師只當是鄉民嫌買地的價錢賤了，以致如此。於是卸去大礮，仍叫報三與鄉民議價。報三見威教士說時，生怕說穿了，壞了他的飯碗。今見工程師並不追究定價一節，仍派他去辦。這一番非比尋常，那敢再來強迫鄉民，只得和氣滿面與鄉民議妥了價錢，將這事了結。那些鄉民感激威教士，真是五體投地。直到現在提起威教士來，那處的人還說他心善不盡呢。再說報三遭了這場事，一路便稍爲斂跡，所以一直修到濟南，他穩穩當當賺了三十萬兩，報捐了一個道員，暫不分省，回到琴島總局。

說他有功。給他個文案差使。月支薪水二百四十塊錢。局裏作事的中國人。惟他最闊。還給了他一輛花車。報三立刻買地皮。蓋了許多處的房子。一個窮光蛋。轉眼變作闊人了。自這條鐵路一通。又修了一條支路到博山。那山東的土產。多半就由琴澳港出口。各處到山東的貨物。也多半由琴澳港登陸。再由這條鐵道轉進山東的內地。來往客商之多。自不消說。不幾年的工夫。那琴澳港竟變了個繁華場。連濟南地方。洋行也漸漸的多起來了。某國的勢力。也沿着鐵路達到濟南了。還記得那年由琴島往濟南的快車上。有一天某國的一個商人。坐着頭等車。往濟南去。可巧有一個中國婦人。與他對面坐着。這婦人年紀約卅多歲。很是闊綽。還帶着男女僕人。坐在三等車上。車到青州府。那商人從窗戶伸頭外看。看了一回。正要回身坐下。不想一退身。那脚正踏在婦人金蓮上。因此一踏。就踏出一場大風潮來了。且看下面分解。

第二回 余太太雌威鎮中外 吉觀察仗義報知音

話說某國的商人一脚正踏在那婦人的金蓮上。以為中國婦女算不了什麼。就是實行輕侮他一回。誰還敢把我怎麼樣。那曉得這位婦人。一見洋人踏他的脚。便立時大怒。只聽巴的一聲。商人臉上已經中了婦人一巴掌。登時就扭住商人的領子。很打了一頓耳刮子。那商人想要掙脫。怎奈這婦人力氣很大。那裏動得。只急得乾嚷。婦人也是破口大罵。一個中國腔。一個外國調。攪做一團。車裏站外的人。一齊擠來觀看。好容易纔把他們分開。將這商人請到別的車上去。這時車又開了。那婦人還在那裏大罵不休。一會兒。管車的外國人來了。操着中國